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張華遣人召九妹

卻說番兵是丞相張華家丁，與九妹比試不過，沿途嗟歎不已。及回到府中，見張華丞相稟曰：「小的偶往天馬山打獵，逢一修行之人，武藝嫺熟，我等十數人無一能敵之者。」丞相曰：「既有此等勇士，我即遣人召來見娘娘，封他官職，協同伐宋，豈不妙哉。」遂遣人齎敕，竟往天馬庵來。使人到庵，見了庵主，道知張丞相來召之事。庵主問九妹曰：「張丞相遣人召汝，怎生是好？」九妹曰：「既丞相來召，當往應命。」庵主愕然，乃點首招九妹於庵後言曰：「汝是宋人，倘人認得，一命休矣。緣何輒許赴召？」九妹曰：「蒙君相待，至於如此，足感盛情。但此一行，自有斟酌。且這個機會亦足以探吾兄消息。」庵主曰：「此等機會，實危險可懼。日後遭禍，毋怨我也。」言罷，九妹遂辭庵主，同使人竟往幽州而去。

不日，到了幽州。番卒引進張華府中。參見畢，張華問曰：「汝姓甚名何？生於某處？」九妹曰：「小人姓胡，名元，祖籍太原。幼年習文，屢試不第。後又習武，亦不能就。遂棄家庭，修行雲遊。昨承命召，不敢違，特來拜見。」張華見九妹聲音清亮，言語激烈，丰神俊秀，喜不自勝。乃命九妹居於書房。九妹稱謝。張華入後堂，見夫人言曰：「月英長成，亦當婚配，未得其人。昨在天馬山招一壯士，文武全才，吾愛之重之，欲將月英配他。夫人意下何如？」夫人曰：「相公既允，妾復何辭。」張華大喜。次日命人將招贅之事告知胡元。胡元曰：「此事我深願也。但俟殺退宋兵，回來成親。」其人將胡元之言回答張華，張華曰：「若能如此，老夫門楣愈有光矣。」即以胡元退宋之言入奏蕭后。后大喜，下命封胡元破宋驃騎大將軍，領兵三千，前往蕭天右軍營助戰。

胡元得旨，謝恩退出，辭別張華，領兵竟到澶州，向西紮一寨。正欲參見蕭天右，忽報揚五郎索戰。胡元單騎，直跑出陣，大叫宋將速退，免受其殃。五郎見是九妹，大驚曰：「賢妹如何領遼之兵出戰？」九妹曰：「閒話不敘，但乞五哥佯敗。」五郎與戰數合，佯敗走回本陣。九妹亦不追趕，收軍回營。番卒報知天右，天右大悅，遣人請入帳中，商議退敵之計。番營有識之者，密告天右曰：「目前來看楊六郎首級就是此人，元帥須提防之。」天右大驚，遂喝眾軍擒下胡元，胡元乃曰：「元帥拿我，我有甚罪？」天右曰：「日前汝來看六郎首級，今日敢來詐降，以欺我耶！」言罷，喝令左右將檻車囚於營中。次日遣軍校解回幽州見蕭后。后聞奏，即宣張華問曰：「卿何用人如此不實？」張華曰：「臣實不知，乞娘娘恕罪。」蕭后遂將九妹發下天牢，候再擒宋人，牽出一齊梟首示眾。有詩為證：

為兄失策困雙龍，喬扮修行密訪蹤。

本欲破圍全骨肉，誰知先自受牢籠。

卻說五郎探知九妹消息，即與陳林等商議曰：「六郎天幸無恙，但聞九妹被擒，囚於幽州獄中。吾當先往救之。」陳林曰：「將軍何策可以破之？」五郎曰：「西番陀羅，遼之與國。吾今詐作陀羅國，舉兵相助，蕭后必信。那時軍入幽州，攻破牢獄以救之也。」陳林曰：「將軍有此神算，畢竟成功。小將亦引軍接應。」五郎遂引軍，悄悄地繞澶州界外入幽州，扯起西番陀羅國旗幟，遣人報蕭后。后得報，命侍臣宣陀羅國統軍主帥入見。楊五郎承命，進於關下。稱呼畢，蕭后曰：「途路風霜，勞頓元帥殊甚。」五郎曰：「吾主聞娘娘號宋兵交戰，未決雌雄，特遣臣領兵助戰。此君命所在，敢言勞苦。」蕭后大喜，設宴相待，親自舉觴奉酒，賜賞甚厚。五郎酒至半酣，起身告曰：「蒙娘娘厚賜，明日即出兵以擒宋人。」蕭后曰：「軍士遠涉疲勞，姑休息數日而行。」五郎稱謝。

酒筵既罷，五郎遂辭太后而出，屯兵於城南。乃暗傳令軍士俱要準備，乘番人不知，今夜殺入牢獄，以救九妹。卻說獄官章奴知九妹是楊家府人，隆禮相待，每欲放九妹，未會其便。是時九妹在獄卜課，遂謂章奴曰：「適卜課大吉，主今夜當離此獄。蒙君相待甚厚，不敢隱諱。」章奴曰：「我欲釋君久矣，但恐君去，我受其殃。」九妹曰：「君隨我走過南朝，即奏朝廷，高封君職以相報也。」章奴曰：「君肯帶我同去，今夜即越獄而出，不宜再遲。」九妹整頓齊備，將近黃昏，只聽得外面炮響連天，五郎引五百陀頭從城南殺入獄邊而來。近臣急奏蕭后，反了陀羅國軍民。蕭后聞奏大驚，急令緊閉午門。五郎獨自一馬當先，殺入獄中。忽遇九妹，正與章奴從獄中殺出。番人不敢抵敵，五郎、九妹在城中左衝右突，殺死番人不勝其數。復各處放火，嚷鬧一晚。然後引軍殺奔澶州而來，天右不曉是甚緣故，兵從幽州殺來，卻未準備，部下大亂，被五郎九妹殺進營中亂砍。耶律第出馬對敵，五郎與之交戰兩合，被五郎一刀，砍於馬下。陳林、柴敢聽知吶喊，想是五郎兵到，引軍殺出。蕭天右見宋兵聲勢昌熾，拍馬逃走。五郎驟馬追之，天右回戰數十餘合，被五郎揮刀劈面砍去，只見金光耀起，五郎付道：「吾師父曾說遼有兩將，乃逆龍精降生，刀斧莫傷，不想就是此人。當時師父曾授我降龍咒一篇，若交戰遇之，誦起此咒，無有不勝。」五郎即誦之。只見狂風大作，飛沙走石，半空中忽一金甲神人飛下。手執降魔杵一條，大叫：「孽畜，好好回去，饒汝之罪。」只見天右滾落馬下，五郎提起大斧，用盡平生力氣砍之。忽一道火光冲天而去。五郎遂揮兵殺進雙龍谷中。

六郎聽得谷口喊聲不絕，知是救兵到了，驅軍殺出。孟良一馬當先，恰遇黃威顯。交馬一合，被孟良砍於馬下。六郎與五郎合軍一處，殺得番軍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奪得無數馬匹軍器。六郎收軍，還佳山寨與五郎相見。乃曰：「倘若哥哥不救，小弟等必餓死於谷中矣。」五郎曰：「九妹為訪賢弟消息，被蕭后囚於獄中，我詐為西番陀羅國，舉兵相助，彼不知覺，被我殺入獄中，救出九妹。不然，九妹亦休矣。復後乘機殺到澶州，天右不知其由，吾兵驟至，彼無準備，部下大亂。吾軍殺入，遂獲全勝，救出賢弟等也。」九妹曰：「小妹在獄，有一獄官名章奴者，蒙彼相待甚厚。昨日放妹出獄，同持戟殺退番兵，不意被番兵所傷。此人之恩，痛惜無由報答。」六郎乃問被囚情由。九妹將庵主相待，及往幽州張華招贅之事，本末俱道一遍。五郎曰：「此亦是個賢人，當遣送禮物謝之。」六郎依言，遣人送金銀各五十兩往謝之。六郎於是設筵賞犒諸將，飲酒已闌，五郎曰：「賢弟與列位當竭力防禦遼人，藩衛王室。老母在堂，九妹回奉甘旨。愚兄告別，仍往五台山去也。」言罷，兄妹遂辭別而行。六郎送出寨外作別。有詩為證：

同枝深幸脫災歸，聚首須臾又別離。

風急雁行輕折散，孤飛形影各東西。

卻說六部回寨，寫了退遼表章，遣人申奏朝廷，並萬里雲送還八王。使人既去，復令軍士嚴整戎伍，招募英雄，以防大遼侵犯。時蕭后被楊家之兵大鬧了幽州，又蕭天右等戰沒於陣，心甚不樂。乃教耶律休哥等緊守關隘，不得妄動，以致宋師侵害。自是邊禍少息，三關之威，震動幽州。

卻說真宗看罷六郎破敵之表，乃與八王議曰：「楊郡馬殺退遼人之功，當升其職耶？當賞其眾耶？」八王曰：「陛下始賜其金帛，以犒賞軍；何後再立功績，則升其職。」帝允奏。遂遣人齎金一千兩，緞疋十車，前往三關犒軍。使臣領旨，齎物去訖。

是日朝散，王欽歸府。自思楊家英勇如此，吾即老死於汴，不能遂吾之志。吾想朝廷之上，謝金吾聲勢與吾表裡，不如請他來商議，設個計策，謀死楊六郎，方即行事。」頃刻間，差人請得謝金吾到。王欽出府接入，坐定，茶罷，謝副使問曰：「下官今日蒙王大人見召，不知為著甚事？」王欽曰：「聖上寵厚下官，鬚生死難報，大人所知之也。奈八王嫉妒，深入骨髓。日前公出，到天波滴水樓前經過，未曾下馬，被楊府家奴辱罵一番，惶恐難當。待奏聖上，又恐怖八王來做對頭。思想起來，無如之何，只得辭官去採樵於山，釣魚於水，杜門不出，免人欺凌而絕恥辱也。」謝金吾曰：「大人何自損銳氣？今聖上所親厚者，止有我二人而已。八王雖權勢尊，朝政不屬於彼。此亦何懼之有！若論楊府，惟存六郎一人，其餘皆死於非命。且先帝特立無佞門，天波樓，不過使其舍死以禦敵人，當今聖上何嘗將此呈心，下官明日試往過之，無甚說話則亦已矣，若有一毫少及於我，即令手下拆之。」王

欽暗喜。乃曰：「謝大人休要惹禍，若拆其樓，令婆肯與汝干休？必來進奏，聖上重念其功，為之作主，反受其殃矣。」金吾曰：「王大凡放心，吾自生裡節，以奏聖上，定要拆之。」王欽假意勸之至再，復留飲酒。至晚，謝金吾辭謝，王欽送出府門外而別。